# 「美文选粹」马

作者 | 阿来 赏析 | 黄雅丽

## 【编者寄语】

有重量的散文，除了现实和人伦的维度外，至少还必须具有追问存在的维度（人之为人的存在意义何在），超验的维度（和无限对话的维度，神秘感和死亡体验等），和自然的维度（包括大自然和生命自然）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多维度的声响在散文内部交织在一起的时候，散文的空间价值才是丰富的，沉重的。具有多重身份（藏族作家、环保主义者，摄影爱好者）的阿来，他的散文就是多维度交织的散文，一种有声音的散文，也是一种有重量的散文，它的重，就在于他那干净的文字后面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世界、人生和存在的追问。《马》就是很好的例证，作者将目光聚焦于司空见惯的马，运用“三重述说视角”：藏族人视角，知识分子视角，人类视角，从马进化中的异化引发对丧失个性、沦入平凡、甘于平凡的生物界、人类世界病态的悲哀，体现了对一切生命状态的深度思考。阿来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，发现了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，给人以心灵的震撼。

## 【披文入情】

| 马 | |
|---|---|
| 文本一：<br>①马！对于一个藏族人来说，可是有着酒一样效力的动物。 | 文章开篇扣题，从藏族人的视角来强调马的重要，寄寓着作者深厚的情感。 |
| ②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跨上过马背了。现在，一看到它们的影子出没在金色桦树掩映的路上，（“出没”一词活灵活现地突出了马穿梭林间的矫健身姿。）潜伏在身上的全部关于这种善于驰骋的动物的感觉一下子就复活了。（看到疾驰的马后带来的心灵震撼。）那种强健动物才有的腥膻味，蹄声在寂静中震荡，波浪一般的起伏，和大地一起扑面而来的风，这一切就是马。 | 比喻新奇，画面感极强，很好地展现了阿来的摄像师身份。 |
| ③马们一匹匹从山上下来。可那是什么样的一群马呀！矮小，毛色驳杂，了无生气。 | 与上文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写出了马儿们异化后的变化。字里行间充满失落。 |
| ④我们上了马。马队主人没有马骑，那一头乱发的脑袋在我膝盖那个高度起起落落。我问刚才他把马叫什么？他说，牲口。这个回答使我高兴。我胯下的不是马，而是另一种东西。 | 不同的感情和态度。 |

| | |
|---|---|
| ⑤马所以是马，就是因为在食物方面有着自己特别的讲究。在这一点上，马和鹿一样，总是要寻找最鲜嫩的草和最洁净的水，所以它们总是在黎明时出现在牧场上，寻食带露的青草。故乡一个高僧在诗中把这两者并称为“星空下洁净的动物”。我们在一块草地上下了马，吃干粮。这些牲口松了缰绳也不走开去寻找自由和水草，而是一下就把那长长的脸伸到你面前，鼻翼翕动着，呼呼地往你身上喷着热气，那样的驯顺，就是为了吃一点机器制造出来的东西。我的那一匹，就从我手上，伸出舌头来，把一包方便面、一个夹肉面包卷到口里吃进肚子里去了。（欲抑先扬，马已经荡尽了英雄的气息，甘于平凡的个性，令身为知识分子的阿来心痛、失落。） | ①～⑤从藏族人的角度来写初见山地马的失落。 |
| ⑥半夜里醒来，先是看见星星，然后是高崖上突然断裂的一道冰川，齐齐的断口在那里闪着幽幽的寒光。月光照在地上，那些马一匹匹站在月光下。因为我是躺着的，所以，它们的身躯在我眼里显得很高大。那些简陋的鞍具也卸下来了。月光不论多么明亮，都是一种夜晚的光芒，恰好掩去了眼前物体上容易叫人挑剔的细节，剩下一个粗略的轮廓。（冰川的寒光和皎洁的月光衬托出山地马的高大，简陋的鞍具衬托出山地马的不凡。）这样的因造成了一个果：牲口重新成了法国人布封在书中赞誉过的、符合于我们的经验与期望的马了。 | |
| ⑦布封说：“它们只是豪迈而狂野。” | 引用布封的话，写出作者心目中马的形象。 |
| ⑧在这样的一个寒夜里，它们的行走是那么轻捷，轻轻一跃，就上了春天的融雪水冲刷出的那些堤岸，而林子里任何一点细小的响动，都会立即叫它们的耳朵和尾巴陡然一下竖立起来。我的那匹马向着我走了过来，鼻子喷着热气。它内在的禀性仍然是一匹马：渴望和自己的骑手建立情感。它舔我左手，又去舔右手。我空着的那只手并没有缩回被子里，抚摸着它那张长脸上的额头中央。这样的抚摸会使一匹好马懂得，它的骑手不是冷漠的家伙。 | |

| | |
|---|---|
| ⑨我们的谚语说：人是伙伴而不是君王。 | 夜里宿营时，“我”的马过来亲近“我”，“我”也给予积极的回应，很好地诠释了“人是伙伴而不是君王”的谚语。 |
| ⑩过去我所知的马是黄河上游草原上的河曲名马，那些马总是引起我歌唱的欲望。今天，一匹山地马和它的一群同伴，也引起了我的这种欲望。 | 心中的马与现实的马重合，作者白天心中对马的失落在夜里得到了释放，也和马亲近起来，情怀燃起。 |
| ⑪第二天骑涉过一个海子，同行的朋友把这个过程完整地拍了下来。休息的时候，我从监视器里看那个长长的镜头。一到电视画面里，那匹马在外形上就成一匹真的马了。我看见它驮着我涉入湖水，越来越深，最后在水中浮起来，慢慢地到了对岸。然后扬起前蹄，身子一纵，上了半人高的湖岸。它驮着我，在一个孕雪的下午，在弯曲的湖岸上飞跑起来；从一段枯木上跃过，那么轻捷、灵敏。于是，我在它背上所有的感觉都复活了。 | 场景描写，长镜头让作者看到驮“我”涉水时山地马的轻捷灵敏，作者由开始的失落到夜里的亲近再到此刻的认同，情感刻画入微。 |
| ⑫顶着刺眼的阳光，给马备上鞍子，再在鞍子上捆好我们带来的所有东西。这一来，它们又不像是马，而像是牲口了。它们短小的四肢都深深地没入了雪里，它们窄窄的胸膛推开积雪，开出了一条道路。马的主人说，以前，有人从别的地方买来过名马，但在崎岖的山路上，在这样的大雪里，不是跌残就是摔死了，那些神气十足的马在我们这里没有用处，而这些牲口，命贱，像是使不坏的东西。 | “牲口”命贱却使不坏，名马虽神气十足，在山地却没有用处，作者在理性审视山地马，这为后文的哲思做好铺垫。 |
| ⑬这些矮小、坚忍的山地马，又摇响了脖子上的铃传，驮着我们上路了。这时，有人发现，骑这些马根本不必要用手去提着缰绳，它们自会顺着熟悉的道路往前走，不需要人来告诉它行走的方向。我禁不住想这些马确实该有另一个名字，就叫牲口。（山地马竟然沦落成牲口，这种异化引发了作者悲哀之感。） | ⑥～⑬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写自己对山地马复杂的情感。 |
| ⑭这些牲口这样走着，我们就成了货物，没有生命的东西，从一个地方被运到另一个地方。事实正是如此。（山地马不需驾驭即可自行前进，这使作者感觉自己成为没有生命的货物，失去了作为一名骑手策马驰骋的豪迈感。）是的，在我的家乡，这样的搬运工作不劳马做，几头牦牛就可以了。 | 对比，人类把马沦为牲口，这样的实用主义令作者沉痛。 |
| ⑮在我的美感中，马是风暴，是闪电，（眼前所见的山地马属于实写，心目中理想的马则属于虚写，虚实有机结合，两种马互为衬托，丰富了形象，拓展了文章内涵。）牛才是这样百折不挠的坚忍绵长。人总是这样的：不否认生活中需要牛，但总认为作为一个个体，自己更加适合美丽的、矫健的马。更主要是认为，这样的劳役对于马是不适合的。我不能使它们完全变回去，恢复马的一切天性了。我相信，它们的祖先也是从草原上来的。它们是沦落了的一群，在传递血脉的同时，传递了它们对于山地的适应——使高大的身躯日渐矮小，来对付复杂的坎河。这原本无可厚非。但它们同时传递了认命的悲哀，逆来顺受，荡尽了英雄气息，而沦落为这样的一群。是的，它们只好叫作牲口了，因为它们已经没有了马的灵魂。没有想到人在社会里，从遗传，从四周环境 | 文本将生动的描写、丰富的想象、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议论融为一体，表现了作者浓郁的人文情怀，体现出作者独特的文风。 |

| | |
|---|---|
| 不断得到的沦入平凡、甘于平凡的指令，不断丧失个性的过程早就在生物界演示过了。 | |
| ⑯这个世界正在把一切沦于平凡。（言简意赅，令人深思。） | ⑭～⑯从人类的角度写作者对人类生命状态的深度思考。 |
| 文本二：<br>在阿来的散文中，言说主体的身份影响着他散文的述说视角。不同的社会身份让阿来看到不同的社会、自然景观。整体来看，阿来的散文大致有这样三重述说视角：藏族人视角，知识分子视角，人类视角。（摘编自冯茂桐《阿来散文的艺术特色》） | 阿来本身是藏族人，后又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，毕业于师范院校，阿来曾骄傲地称自己：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。有时候谈到族别时，阿来会幽默地说：我是一个远缘杂交品种。在不断的行业挑战中，阿来为商为文，使他的文化视角越来越多元化。 |
| 作者：阿来 | |

## 【文章珠玑】

在我的美感中，马是风暴，是闪电，牛才是这样百折不挠的坚忍绵长。人总是这样的：不否认生活中需要牛，但总认为作为一个个体，自己更加适合美丽的、矫健的马。更主要是认为，这样的劳役对于马是不适合的。我不能使它们完全变回去，恢复马的一切天性了。我相信，它们的祖先也是从草原上来的。它们是沦落了的一群，在传递血脉的同时，传递了它们对于山地的适应——使高大的身躯日渐矮小，来对付复杂的坎坷。这原本无可厚非。但它们同时传递了认命的悲哀，逆来顺受，荡尽了英雄气息，而沦落为这样的一群。是的，它们只好叫作牲口了，因为它们已经没有了马的灵魂。没有想到人在社会里，从遗传，从四周环境不断得到的沦入平凡、甘于平凡的指令，不断丧失个性的过程早就在生物界演示过了。

这个世界正在把一切沦于平凡。

## 【思考探究】

1. 作者对山地马的情感态度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？请结合文本概括说明。（4 分）
2. 文本二提到的阿来散文的“三重述说视角”在文本一中是如何体现的？（6 分）

**扫描公众号，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**

**（本篇解析老师：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第一中学 黄雅丽）**